

★

林距离

最近一个画桃花的山东农妇和一个画桃花的名画家“打”起来了。其实是在好事者的文章里打起来的。

开始,桃花农妇占上风,很快局势便倾向于桃花画家了。

私下里,朋友闲聊中有人说:“在近年来的媒体上,类似于“梵高奶奶”这样的草根画家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这股热潮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艺术作品标准的缺失。”

朋友归朋友,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窃以为,板子打错了。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艺术标准?

艺术最重要的标准应该是对人性的启蒙作用,是人类创新能力、想象能力以及情感力量的体现,是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其次才是那些技术性的问题。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有些名声显赫、画卖天价的画家的作为,也未见得比参加过几十天培训班的农妇强多少。

有的画家,一辈子在山寨!不是山寨西方艺术史上的名家,就是在山寨中国美术史上的名迹,还有的甚至窃取当代年轻艺术家的样式来欺世牟利。有的德高望重的名画家,一辈子在画本该是学生画的东西,毫无艺术创



■ 大芬油画村里的梵高模仿者

造力可言,却被视为“造诣深厚”。

当艺术变得如此贫乏的时候,必然失去人心。这就像大量按照餐饮学校培训的套路

烹饪的大饭店千篇一律的菜肴已让人们失去了胃口,故而弄堂小巷里的“私房菜”之类应运而生,以至于有的所谓“私房菜”用专业水

◆ 林明杰

准来看其实做得也很烂,竟然也生意红火。

深圳大芬村里经过短期培训的农民画工,也能有模有样地画出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但是他们不可能像达芬奇那样推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他们也能大量复制莫奈的《日出》,但他们没有像莫奈那样启迪世人用新的视角去看世界,用新的手法更自由地表达情感和个性。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与模仿者的差距,岂止是几百万元人民币的差距,甚至可能是几个世纪文明的差距!

吴冠中先生说艺术是“野生植物”。但,“野生植物”未必是艺术。平心而论,绝大多数民间草根画家的创作都只是停留在模仿阶段,画得再像梵高也不可能成为梵高,而顶多是“梵高奶奶”。然而,如果其中有那么个谁,真的画出了艺术史上谁也没有画出的图画,连梵高也没画出的图画,那他就不是“梵高奶奶”,很可能就是“梵高”!

民间多一些“梵高奶奶”是好事,说明人们爱艺术。可叹的是,在我们主流的专业美术圈,尤其在那些名利双收的艺术名家队伍中,也不乏“梵高奶奶”——他们误导着中国艺术,让艺术堕落为一场模仿秀的功力竞赛,也让我们大多数人的双眼无法分辨梵高和“梵高奶奶”。

★

他山之玉

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

敢这样激扬文字、猛批两位书圣的人肯定不简单。

有人说,唐初王羲之的书法“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儒雅风格迎合了此时的审美趣味,加之唐太宗对王羲之的书法极力推崇,导致了初唐时期“独尊王羲之”局面的形成。然而进入盛中唐以后,国力的强盛使人们充满信心,社会高度开放,当时有一百多个国家与唐朝交往,大量西域文明的传入与传统文化激烈碰撞、融合,迅速促进了审美观的改变。初唐华艳清绮的文风转变为盛唐的豪放雄浑;初唐的瘦硬娉媚书法转变为盛唐的雄壮豪放……这种审美风尚的转变引发了对王羲之的批评。傲岸不羁的李白狂放不羁地喝道:“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文坛领袖韩愈在《石鼓歌》中称“羲之俗书趁姿媚”,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审美风尚更欣赏雄壮的书风。张怀瓘亦是如此,批评王羲之书法“无丈夫气”、“乏神气”,这正说明当时的审美风尚更倾向于雄强、伟壮。显然王羲之秀雅、灵巧、俊逸、柔媚的书风与新的审美观不合拍。其实对于张怀瓘批评王羲之一说的引述可谓以大换小,偷换概念。而对于整个论说,显为以偏概全、后知后觉之说。尤其是对于李白和韩愈的言辞,严重脱离两者的生成语境,其说自然有失偏颇。

李白是在一首诗中涉及到王羲之的。李白的诗歌名为《草书歌行》,是为怀素的草书唱赞歌的一首很特殊的诗:“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其在颂扬怀素草书的同时,列举了几位书家来进行比照甚至打击,借古论今,以抬高怀素的草书。请注意,始终所有的颂词解释针对怀素的草书,所有的语境皆是因草书而发生,所举的三人中,张芝

李白为何贬低王羲之颂扬怀素

◆ 蔡显良

和张旭,虽然不同时代,但后世号为草圣二张,那么显然,王羲之此处所指书体也必然指向于草书。“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草书可以说是一种情感表现力最强的书体,无论从笔画、结体以及章法等各个方面来说,自由度也是最高,个人的发挥性也必然是最大的。王羲之处于今草刚刚产生的时代,自然不可能创变出唐代那样激情澎湃、挥洒自由的大草书法。拿刚产生时期的今草与唐代的大草作比,显然不能具有什么说服力,更不是专业性的一种阐释。故“古来几许浪得名”的评述,不但符合书法史实,更有不懂书法之嫌,因此这句诗和后面的那句“张颠老死不足数”一样,只是符合李白这样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身份的一种狂语罢了,实在没有任何的专业理论价值和书法审美价值。从传为李白所书、书风更像宋人尤近黄庭坚的《上阳台帖》来看,真假先不说,其书法水平尚不足以抗衡大家。“不能以书传”(黄庭坚语)的李白作为一个文学家和浪漫主义诗人,其观点原本就有夸饰之嫌,说服力自然有限。何况其诗歌语境当中也只是讲的草书,根本未涉及王羲之的其他书体。那么,这样的连书法审美都未能涉及的两句诗,怎么能够说是代表时代审美风尚的一种棒喝呢!退一万步讲,即使它代表了时代的审美风尚,恐怕只是借古喻今的一种艺术手法而已,其实与贬不贬低王羲之和张芝的书法成就无关,王羲之和草书二张只是一冤大头而已,其实这三人的名字换上谁都不重要,可以换上任何三位著名书法家的名字,表达的意思和效果都一样。倒霉的是,恰好这三个人能够代表李白那个时代之前草书艺术的巅峰成就,就被李白拿来,为颂扬怀素而当了一回冤大头。(源自《新快报》)

谁说亚洲经济危机啦?

◆ 应青蓝

★

青眼

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会巴塞尔香港博览会又来临了! 全世界各地的画廊,艺术家,策展人,艺术顾问以及收藏家们个个摩拳擦掌,精神抖擞打算着来这个免税的“东方之珠”大展拳脚。在来博览会前不止一家画廊的老板或者是艺术顾问把外媒描述中国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的文章发给我。他们是有点担心的。因为,大家都想把西方的作品卖给中国,亚洲的藏家啊! 于是,很多画廊带了很保守的作品,带了亚洲收藏家喜闻乐见的作品来销售。比如西方大画廊代理的中国大艺术家;比如名声大大的大师们的作品;比如价格比较平易近人的架上作品……所以,惊喜不多。不过,也难怪,做博览会就像是“春晚”,每年都要做,每年都要给惊喜,众口难调,难啊!

不过,这次大多数画廊失策啦! 此次博览会正值西方的复活节,发现金发碧眼少了,中国内地或者是港台地区的藏家占了大多数。而从画廊的作品销售来说,几千万的大师作品第一天就销售而空受到追捧。观念性极强的艺术家作品更是表现出乎意料。说几句最“坑爹”的作品吧:大师 Felix Gonzales Torres 的一串灯泡 170 万美金,中环线内一套房吧;Ryan Gander

的一堆大理石“行李”70万人民币;Paul Chen 的由几个垃圾袋串成的三个欢乐的吹气人(如图)10 几万美金……说到这里,大家在问:这些人是谁? 这么“坑爹”的作品谁买啊? 告诉你,都是中国人买的!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是土豪,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懂美术史的冲动购买,而是,现在亚洲藏家,中国藏家的收藏水平已经突飞猛进。藏家的快速学习能力令人咋舌,我们已经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龙美术馆的创始人,著名的收藏家王薇女士前几年开始关注西方艺术,短短几年时间已经开始收藏西方最顶级的作品并在龙美术馆进行多个学术性很强的展览。做了几十年画廊的“老外”们更是被惊到了:谁说金融危机了啊?亚洲和中国的购买力还是“杠杠滴”!好多画廊觉得“亏了”,好不容易来一次亚洲,应该多带一点儿来销售啊! 其实,只要是好作品、牛作品,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什么其他状况,总是不愁人家的。关键是,藏家要有双明亮的眼睛。和几位西方画廊旗舰级的画廊主聊天时也隐隐感受到了他们纠结的心态:一方面很想进中国推广西方艺术家,推广当代艺术;另外一方面也感受到中国藏家和同行强大的学习能力和总有一天被赶上的焦虑。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香港博览会后我有点儿小得意,权力和权威的天平还是有所倾斜,不难想象五年十年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了。



■ Paul Chen 的“垃圾袋”